

吐鲁番葡萄一边喝着纯净的冰水，一边顶着滚滚热浪，镇定地过着冰火两重天的生活。

## 吐鲁番的神话

■彭见明

我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完成对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痴迷阅读的，小说中唐僧师徒三人赴西天取经时，过火焰山的故事令我经久难忘。少年的我，对新疆的书面了解，仅止于吐鲁番，因为火焰山就在吐鲁番。后来还晓得吐鲁番除了火焰山有名，还有葡萄以及瓜果好吃非凡。就这两个诱惑，坚定了我此生可以不去很多地方，但不能不去拜谒吐鲁番的信念。

我在具备了去拜谒吐鲁番的经济能力后，没有急于去满足夙愿，而是在几十年后才行动。我坚信一个梦想被企盼越久，期待越高，一旦兑现，将会有更美妙的收获和享受。就如是好酒，窖藏的时间越长会越香醇。

一般文学作品是少不了夸张的，但当我站在火焰山下时，我觉得《西游记》对于她的描绘没有过分。这一架绵延百里的山峦，通体坚硬，寸草不生，自然不会有溪流雾霭，完全不是我们概念中的南方山地，她像一个放大的被火一直烧烤着的石头，每当天上飘过一片红霞，这块巨石就像一盆木炭被立刻点燃，通体发红，在旷野中赤光四射。如此汹涌蓬勃的大面积的色彩，勾起吴承恩抑或当地居民的联想而将其命名为火焰山，是最恰当不过了。因而被吴承恩设计出许多故事来，也是必然。看上去火焰山已经丧失了人们经验中的生命特征，而她的生命形态，却能够让人类的热血随着她的色彩一起奔涌，这是所有青

峰绿岭无法做到的。她的生命因此而不同凡响。

在这一架世代燃烧着的山脚下，却生长着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瓜果，一个名声极大的葡萄沟，竟是在火焰山的怀抱中成长的。有一首流传深远的歌曲中，有一句充满哲理的歌词叫做“雨露滋润禾苗壮”，不容置疑，雨露几乎是所有生命的母体。可是，吐鲁番一年到头下不了几场雨。老天爷是知道火焰山的厉害的，给这个地方布雨，就是用瓢泼，也无济于事，来不及打湿地皮，就会被她烤干，既然是浪费，还不如调剂给了他人。但享受不到雨露滋润的吐鲁番葡萄，照样能成为世间美味。在收获季节，果农还害怕下雨，雨水一经洒到熟透了的瓜果身上，还会引起她们肌肤溃烂。这个时候果农是不去摘瓜果的，这时的果子经不起包装的折腾，要让火焰山的热浪烤干了她们身上的湿气，才让瓜果下地，运往全国各地。吐鲁番是我国昼夜温差最大、日照最丰的地方之一，这般独一无二的天时地利，成全了吐鲁番的瓜果扬名天下。

在赤焰千里的环境中常被摄氏四十度的高温烘烤着、没有享受过雨露滋润的吐鲁番瓜果，历尽艰辛，锻造出顽强与坚毅的品格，这是她的同行们无法比拟的。经此磨砺，要成大器，也是必然，人如此，物亦如此，此为天下同理。

显然火焰山并不尽是火的世界，亦有看不见的柔情万种，在她的山体下，终年不息流淌来自天山的雪水，通过人类创造的杰作“坎儿井”，以几千公里长的宏大血脉，供养着火焰山下的芸芸众生，照样生气盎然。吐鲁番葡萄一边喝着纯净的冰水，一边顶着滚滚热浪，镇定地过着冰火两重天的生活，早已入仙境矣。《西游记》中多处写到猴王孙悟空和好吃的猪八戒都是爱吃果子的，却没有安排他们在过火焰山时到葡萄沟大吃一通，恐是一大疏忽。玉皇大帝那三宫六院中的水果供给，也应让牛魔王和铁扇公主来负责才合常理。好在被名著疏忽的内容，并不会被人们疏忽，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



只有千年计的历史风霜，才会在这天山融雪孕育的坚毅、顽强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刻划下岁月流逝的印痕。

## 在吐鲁番感悟生命

■刘绍峰

从乌鲁木齐沿宽阔的高速公路往东南行，就踏上了去吐鲁番的旅程。八月的北疆，绿树葱茏，水草丰茂，那青翠繁茂并不亚于江南，给人西部边陲的印象并不强烈。车儿奔驰，公路两边的林木渐次稀疏，地上植被越来越少。进入吐鲁番地界，戈壁渐露峥嵘，视野所及，已只有蜿蜒起伏的光秃山岭和一眼望不到边的戈壁滩。山体上满是历经千万年风沙吹蚀冲刷形成的坑洼；戈壁里到处是像过了火一样的紫色或褐色的渣土，青白黄黑红色的砾石点缀其间，沧桑而荒凉。见到草木已经是一种奢望，水和鸟兽生命活动的迹象无从寻觅。那死寂和苍荒感直逼心灵，你脑海里不由得反复闪现着“不毛之地”、“荒无人烟”等等词汇。

车如一叶轻舟在戈壁上行。疾风卷起阵阵狂沙，吹打着车身，车不时像失控般左右晃悠。沿途的风口上，矗立着一排排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叶轮飞转，十分壮观。经过两个多小时奔波，戈壁上出现一小簇一小簇的绿色植物——后来，我知道，这就是戈壁沙漠上最常见的骆驼刺——渐渐地，地上的植物重新丰茂起来，间或有大块绿洲。路旁，隔不多远，已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房屋、人家。忽然间，车里的人欢呼起来。在戈壁中间，冒出一长条绿油油的带状绿洲，绵延不断，一直伸向远方——那是吐鲁番的葡萄园。葡萄园旁那一溜大小不一布满小方孔的建筑，就是葡萄干晾房。吐鲁番市快到了。

进入吐鲁番市，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具有西部特征的建筑、乔木和城市绿化带。虽然看不到内陆城市的熙攘，却也整洁别致，人来车往，行人欢声笑语。那种扑面而

来的生活气息，让你顿时忘却穿行戈壁的枯燥和长途旅行的劳顿，有种回家的感觉。

吐鲁番一年降水量只有十多毫米。民居多是就地取材，用泥土块石垒砌而成，屋顶都如此。若是在江南，一场豪雨就能将它化为尘土。但在吐鲁番，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连苏公塔、公主府这样的历史性标志建筑也一样。苏公塔是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为记录自己带领吐鲁番人民抗击分裂势力、铭记清王朝恩泽而建，城堡、塔楼、院墙都是黄土垒砌，历经数百年，依然棱角分明，黄土本色没有丝毫更改，创造者精雕细琢的匠心分毫毕现，精致而别有一番风味，默默向人们讲述着吐鲁番人民坚定捍卫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光荣历史。

的确，在吐鲁番，只有千年计的历史风霜，才会在这天山融雪孕育的坚毅、顽强的人类文明成果中刻划下岁月流逝的印痕。在交河古城、高昌故城遗址，昔日繁盛的安西都护府，已化作一片废墟，人类生活的气息荡然无存，只剩下屹立千年而不倒的墙体和城市轮廓。八月的吐鲁番酷热难当，耀眼的阳光照耀着残垣断壁，在这历史的碎片中留下黑白斑驳的光影。新的文明已在别处，像吐鲁番城，如繁花绽放，延续这片土地上曾经的壮丽辉煌。

站在古城高处眺望。天空湛蓝，空气澄澈，数百里外的天山山脉雪峰遥遥在望。纵横吐鲁番地区长达5000多公里长的坎儿井，把雪山与这块土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在这原本应该是荒漠绝境的地方，创造了生命和文明的传奇。吐鲁番地下数千条坎儿井的涓涓细流，和地表水渠溪流的淙淙雪水，养育着吐鲁番人民，在这戈壁荒漠浇灌出璀璨的文明花朵，让这块土地焕发出神奇的生命活力。

回到市内，已是斜阳西照。独上高楼，吐鲁番城尽收眼底。夕阳给吐鲁番市镀上了一层金黄。漫漫戈壁环绕城市周围，沙丘起伏，错落有致，如一位温婉少女，将城市柔柔地抱在怀里。迷人的戈壁风光与精巧的城市文明便无比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夜幕降临，月色朦胧，城市边缘的戈壁和远处连绵的群山变得影影绰绰，与近处灯火通明的城市相互映衬，让人在静思中，深深体味这座戈壁滩中城市的沉静、傲岸和历经千年而决不退减的坚强。

中与人

如水如风如一个美丽的少女在叙说一个美丽的故事。

## 和大自然对话

■张效雄

祖烜先生的新作《香樟年记》近日出版，喜得一册，最先的感觉是印制精美，不落俗套。是夜，捧读良久，竟然爱不释手。那夜月色皎洁，风清气爽。在月色樟影之间忘情读书，细细地品味，静静地思考，就有了和窗外香樟翠竹对话的感觉。

《香樟年记》就是一本和大自然对话的实录。作者的笔端如林间细流，把认识感知香樟的心理历程，从春到夏，再从秋到冬，慢慢地记录下来，娓娓地说开去，风声细雨、彩霞云雾在树梢的光影中铺开散去，留下淡淡清香，留下片片鸟语，直透入人们的心扉。

《香樟年记》爱的记述。爱书斋之外绿荫细枝，爱鸟鸣樟韵，爱雾雨飘过的气息。作者以自己的神思与大自然交流，有默契，有弦歌有咏叹。大自然赋予香樟的美，在春夏秋冬的起承转合中，如薄雾一般从树梢晨露中展示出来，如清泉一般在树林里静静流过。心与大自然的对话，才是最真诚最不需要做作的最原始的交流。作者在纷繁闹市纷纭人生中寻找到了天籁，寻找到了生活的底蕴。

同居在香樟之下，同样享受大自然赐予的宁静与甜美。我却找不到自己追寻迷恋的天籁。作者细致的观察，作者的恬静的心胸是我等难望项背的。在浮华满目躁动不止的年代，在纸醉金迷欲壑难填的岁月，以一颗宁静平和的心去认识大自然，感知大自然，享受大自然，品味大自然，那心境那眼光那笔触那情感，就像拾起香樟树枝树叶那么细心那么细致，所以就那么富有诗情画意了。将绿色融化在心里，于是心就有了绿色的希望和企盼。

《香樟年记》还不只是对香樟的礼赞，它还与草原对话，与大海谈心，和鸟儿一同欢唱，和雨滴一同倾诉。作者铺开的一卷卷秀美的画卷，细雨歌声就是多彩的笔墨。大自然是作者的歌友画友诗友，是相伴终生的知音。对话，就是最简单的陈述，没有高谈阔论，更没有风云际会。对话，就是一泓潺潺流水，没有风波四起，更没有惊涛骇浪。如水如风如一个美丽的少女在叙说一个美丽的故事。

我与祖烜先生是多年旧友，又是他的部属。数十年来，学习领悟过他不少关于事业、关于理想的高论，更知晓他对艺术尤其是对绘画艺术的宏论点评。但从大河大海而转入潺潺细流，以一颗仁爱的心情去对话大自然，对话我们平日熟视无睹的万千世界，这还是第一次。我深深地为他的精神，为他的心情，为他行云流水般的笔墨感动着。因此，我就有了上述这些被感动而悟出的语言。我也就由此有了和大自然对话的热情，有了和大自然对话的情趣。我向朋友们推荐《香樟年记》，我期望我们一道，悄悄地走进大自然，走进大自然的深处，去享受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五彩的生活。